



大學衍義

十七

口 12
3615
17

泮波



門口12
號3615
卷17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

重如匹

賴規警之益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主失禮而晏朝。以見君主之樂色。而

大學衍義

卷之三十七 賴規警之益

分類 311
卷号 10(20)
通番

志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嬖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得寔自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賢，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音開。然則古之風興，莫不以雞鳴為節。宣王當興衰撥亂之際，顧

乃早臥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內助之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蓋思古之賢妃正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也，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

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正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之不時。以致其君視朝之或晚。故因其疑似而作焉。蟲飛薨薨。此將明之時也。豈不欲與子趾而同夢乎。顧群臣之會于朝者。亦欲歸而治其家事。庶幾及時而退。無惜于與子也。知人之情而不徇己之欲。非賢且正其能若是乎。范祖禹有言。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是以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

有事而蚤無事而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斯言得之矣。大畧以此帝善其言。楚樊姬者。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而王改。齊衛姬者。桓公夫人。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入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儆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醜毒侈麗織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剗音艾切精誦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正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狡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重妃匹

明嫡媵之辨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如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

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擬君。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以四者僨言而並后為之首。故叙于此。

綠衣

衛風篇名

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焉。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黃。乃為裏。猶人

人見疎而微也。至於綠反為表。而在上。黃反為裏。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為宗國而非為已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已。蓋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篡立而衛為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鑑于茲。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

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卻其坐。以外臣而敢卻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理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過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盜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重妃匹

懲廢奪之失

詩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申。姜姓。之國。

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

妾為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為之

作是詩也。白華。菅音。今白茅束。今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

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

子不猶泥。音皮。休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

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烝于煤。煤。我也。煤。生竈也。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懔。貌。視我邁邁。

不獲。有鷺在梁。鷺。秃鳥。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

不獲。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鴛鴦在梁。賦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扁甲履之。甲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底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為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為物視茅為美。故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為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澆池之水其流雖微而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雲之能潤。王之尊大

反不如澆流之能溉。所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賦入三章之義也。桑薪所以供烹爨而用之以炊。燧物失其所以喻嫡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鐘於宮中而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容也。何以知之。我念王則慄慄不能釋。王視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鴛之與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異鴛。清濁則有間矣。今鴛在梁而鶴在林。鴛則飽而鶴則餓矣。王之棄后而親嬖。亦猶養鴛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

大易行義 卷三十一 懲於鴛之失 七

良不_二其德殆_一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
 不履之_一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
 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焉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
 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為
 先王之澤與。

瞻_印印_音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

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

也。婦有長舌。能多言也。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匪教匪誨。特維婦寺。婦寺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他無所

戒。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賓祭
 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
 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
 婦人正位于內。為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
 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
 為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
 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
 人與寺人耳。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
 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以為姦。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

歐陽修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伯曰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剗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困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愚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

厥孤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也戮辱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謂無美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王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酋利也腊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疆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

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為暴室暴室齋夫暴室恭練之地齋夫宜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蠅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貴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止

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太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秦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

大皇行長 卷三十七 微廢奪之失

故常疎體敬禮之。皇后輦駕待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壽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

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光知而既不問，匿待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為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可不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護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人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

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欸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毋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

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峻側狙勢，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官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醢。壻中曰：令十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

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儉巧既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弱惟色是殉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而害嫡后不復以未命為意由是政移房闈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淫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七 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太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八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宮之制官闈內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太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

大學相表裏云三十八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

猶然。况帝室乎。

以上論官闈內外之分。

嚴內治。

官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

戰國時秦芋太后齊君主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
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
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建血盟諸
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
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
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
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
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
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欲
以王諸呂為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
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太謁者張釋風大臣
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
為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

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類爲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皇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日：「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驪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

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爲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

大學後身 卷三十八
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

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太尉遂將非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非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然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遂殺

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何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

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給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亾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社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艷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

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取少者廣成侯子嬰年一十歲立為孺子今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屬篇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

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奉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

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平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

帝。四帝，安、肅、順、梁也。實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

竇氏益盛，遂圖弑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

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

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欽祚於虛器，直

生懷懣，騰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

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日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諧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尊爲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冲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誅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

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濟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

靈帝崩。皇子辨卽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爲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

敗由其以中壺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已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

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志且

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

長孫無思大臣良也怫肯不閱歲屠覆道路日語及儀見

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

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

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

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

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

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

諸武擅命武承嗣偽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

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
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
滅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
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
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
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恐讐害肆斬殺
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
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他骨鯁
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
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

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
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
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一張易
昌宗后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所寵也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
焉盛德之君帷薄嚴與裏誥不忤于朝外言不納
諸相關睢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
內助若夫豔嬖之典常在中主第禍既接則情與
愛遷顏辭妍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
之录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狂而為

好左右附之。儉王甚之。殺謀錡其悟。先哀誓捷於
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
篡弒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
后弒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
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
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
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
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
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
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元

物。以斲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憐庸。化晨之鳴
得以潛移神龜。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則二十
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向之黃其屋者。乃所
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妣。不失聖后之
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
庸妄意。躡武曾不旋踵。身僂族夷。不足錄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九

宋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

卻畏呂甥偏卻芮惠公之臣將焚公官而弑晉侯寺

人披講見披寺人內官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蒲城

之役君命一宿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使披

伐之重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安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杜猶
 在衣也披斬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若猶未也又將入難君命無一古之制也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
 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
 為已將自去行者甚眾豈惟刑臣言一失人心則去
 不須辱命者多也披闞人故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三月晉侯潛會秦伯
 于王城潛田以避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即呂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
 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一心於重耳豈得
 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
 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
 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
 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
 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
 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
 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禁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簾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待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

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臣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各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以昇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鞞亦賢也後之譏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益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惜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乘刺。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凡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

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壁。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干有溺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

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頗
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時帝多積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
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
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
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
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其構強云與黨人
共議朝廷數譴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
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冢豈能對獄吏
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
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官省
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
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
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惴懼之意可謂烈
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讒誣不
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
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挾權撓政然後爲侵官爾
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

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
大僂者鳳凰鳴鳴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員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
義理。順宗立。淹痛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
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
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
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
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六即憲宗
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等至金鑾殿
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

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
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
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
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
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
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
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耶。霍氏之
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
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束尤精伍無罷士罷當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上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吾嘗為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可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

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一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請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太和申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

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鄖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多事見昭

愍之世昭愍敬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

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蓋多矣存

亮豈通詩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

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

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

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非司供奉官以勝衫給

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

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

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

軍中尉遺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

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

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

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

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修作五

代史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
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修言不謬顧其
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畧之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孺貂也齊桓多嬖寵內則如

夫人者六人外則幸孺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

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齊亂事見後國本篇

臣按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
闈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
其有肯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
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
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
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
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後臣

此放

漢宦官傳序范曄撰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干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卽作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

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太慙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常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廂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

臣入者。蓋以千數。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樓。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

憲。獨中常侍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眾之為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遷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嗷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宦請託不行，立能陷入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

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

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

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非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

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

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

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為

十九侯

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樸敦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

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後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羈承天順道者也書

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辜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一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

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版也詔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聽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亾國之光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以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王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

命兩官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各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哀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嗾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首

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等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瓚瓚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惟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援。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璿瓊竟死獄中。璿瓊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入。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索殺之。成素以方位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

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
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
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
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
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爭修造設
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
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
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在天
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
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

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卬綬霍譖亦爲表請帝意
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屠
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
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
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
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
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各三

大學後義 卷三十九
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瓛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爲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各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

瀆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且夕在大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誦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

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
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
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
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
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
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
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噴血共盟謀誅武等
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
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母
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
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
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
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官省穆然
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
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
謀弗戒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鋼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
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利號以竇武

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刑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爽。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鈞黨。對曰。鈞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

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

毒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於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

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諤、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

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
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
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
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
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寃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木寇自消
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
詔欲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

史承昔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關寺爲父母以忠賢爲仇讐
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
爲國用而不能滿夜任之也悖亂之君無足譏
者特以爲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
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
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

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
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
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
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非宮門勒兵
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鬢而誤
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
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
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
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夫人

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
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孌淑謹婦之善者也柔
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
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
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寵盛
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
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
以亾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
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
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

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論全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